

# 卷六



書名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明 馬驥等 校  
 卷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4  
 編號 D783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秦惠文王

詛楚文

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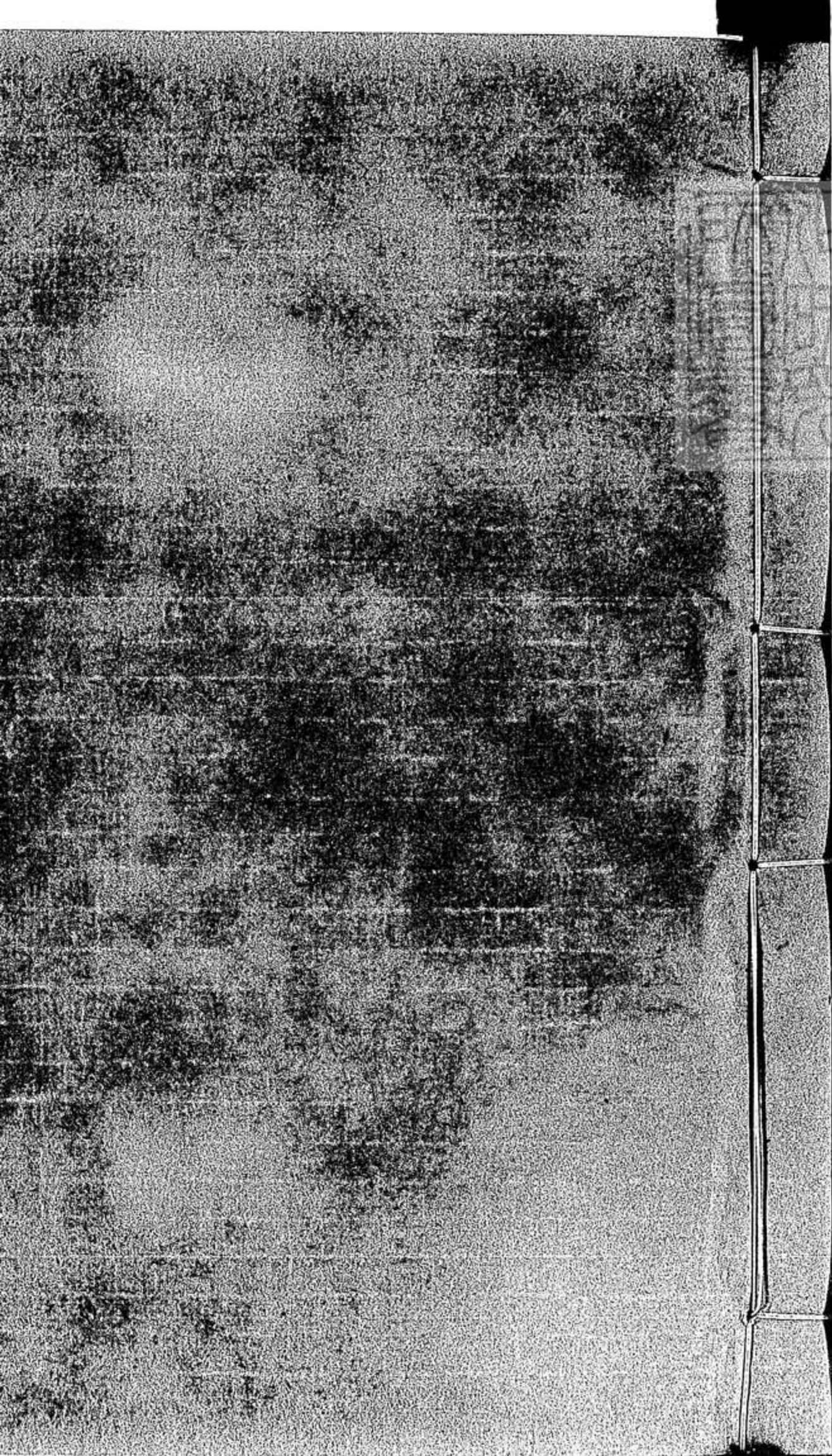
告于不顯大神巫咸

又秋本作不顯大沈又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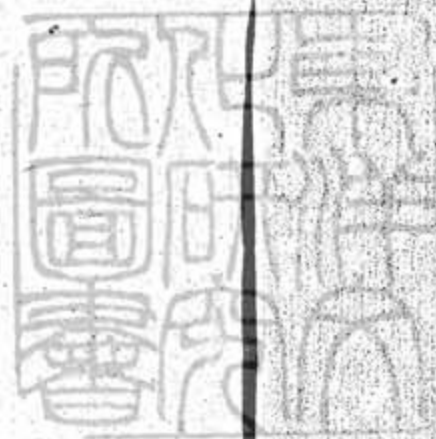
以匹楚王熊相之多臯











漢文卷之六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

司馬子長

報任少卿書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  
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  
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  
記曰任安滎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  
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

之辭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曩任安字也

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

意氣懃懃懇懇

懃懃懇懇忠欵之貌也

若望僕不

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

也禮記曰不從流俗也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僕雖罷為亦嘗側聞長者

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

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舉動必為人

欲益反

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諺曰獨鬱結其誰語諺

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誰聽欲為善當誰為之乎復

之乎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

曰伯牙善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

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

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若僕太已者用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知氏矣

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

隋隋侯珠也和和氏

璧也由許由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

點耳書辭宜答

點辱也往與我書書宜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

會東



從上來又迫賤事

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甲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

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盜賊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視見日淺

卒卒無須史之間

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

得竭志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

如淳曰平居時不肯

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僕又薄從上

雍恐卒然不可為諱

李奇曰薄追也追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

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

廣雅曰懣悶也楚辭

曰惟煩悶以盈育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謂任安恨不見報也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脩

身者智之符也

符信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

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

勇士當於此而果决之立名

者行之極也

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

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

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所可惜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以痛者惟傷

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

醜禮也先

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耻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迫切礼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

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



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

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耻之夫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

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

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見之見秦王也因嬖人

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同子

參乘袁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

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大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

鏹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

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

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

哉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

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

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

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塞

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

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

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曰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



蔡澤曰吳起言不嚮者僕常側下大夫之列陪

苟合行不苟容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末議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不以

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

闡茸之中闡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闡掃劣也呂忱字林曰闡茸不肖也

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律長無鄉

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擊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才也

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僕以為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

一心營職不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肖似父母

肖不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藹藹多士媚

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

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

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相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



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替也

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乃死不顧一

生司馬子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率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違合會之孽謂主其

罪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有五千言不滿者庸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

故曰戎馬單干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虎口橫挑彊胡仰億

萬之師許說文曰挑栢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許衆挑茶羽切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

古謂之致師地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

平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

給供旃裘之君長旃裘匈奴所服也咸震怖故言旃裘之君乃

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强大置

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

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切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



空拳

孟康曰沫音類善曰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與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季登擊類

云拳或作卷此言兵日盡沮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先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

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

手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非手

拳也李奇曰曰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拳者亦弓也

時使有來報

史記曰陵至浚稽由使麾下騎陳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

士死力上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柱其悅之

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至主

上慘愴怛

都割切

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

款款忠實之貌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

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

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於漢

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効以當罪而報漢恩

事已無可奈

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

蒲沃切

於天下矣

謂摧破句

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睚

魚解比柴懈目切

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又未能



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合陵

功上以遷誣固欲沮二師而為陵遊說拳拳之

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

持之貌說文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言眾吏議家

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

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

而僕又俱之蠶室如淳曰俱次也若人

師古曰如淳曰俱次也若人

天下觀笑悲夫悲去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

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法受

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皆蟲

之圍人為優社預曰俳優也



之微者故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也與如也言

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

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

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

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出體受辱體

謂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閉木索被箠

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

昔教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也其次毀

肌膚斷肢體受辱謂斃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

臭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

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

大夫者天下表萬人法則所以止暴亂殊不義也

以其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

震恐及有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越踰

積至此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

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臣贊曰以為患吏刻暴



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

未遇刑自殺為鮮明矣廣雅曰榜擊也園牆

膚受榜箠幽於園牆之中獄也周禮曰以圓上

教罷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良地視徒隸

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

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

美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地紂乃因西伯於李

斯相也具于五刑荀卿學帝王之衡入秦秦卒

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也

立以即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

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

者又斷舌故言具具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

於陳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

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上

曰人告公反逐械信至洛陽赦以為彭越張敖

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

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越王張耳高祖五年薨

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土食休甚甲有子壻之

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

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

皇帝遇王无礼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晉



高等乃璧人栢人娶之置厠上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追於人遂去賈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死謀反檻車與詣長絳侯誅諸呂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

被囚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魏其大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將也衣赭衣關三木**

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周

禮曰上罪桎梏而握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梏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

**季布為朱家鉗奴**

漢書曰季布楚

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閻氏閻氏



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

**灌夫受辱於居室**

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

與衛尉竇甫餘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

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灑掃張具

自旦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臥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

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勝席曰不能

滿觴夫怒乃噍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



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咄囁耳語  
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完何知程李乎乃起蚡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  
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  
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效灌夫罵坐不敬繫於  
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  
室為保宮今守宮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  
 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  
 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惟乎  
孫子兵法曰治  
也強弱  
形也  
 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  
 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

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吳不貪  
 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  
 有所不得已也  
言激於義理者則不  
念父母顧妻子也  
 今僕不幸  
 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  
 妻子何如哉  
言已輕妻子  
故反問之  
 且勇者不必死節  
言  
勇  
烈之人不必死於名  
節也造次自裁耳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言  
怯  
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  
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後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  
 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  
孔  
安  
曰縲紲墨索也  
紲  
也所以拘罪人  
 且夫臧獲婢妾  
晉灼曰臧  
獲敗敵所



破虜為奴諫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閭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婦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也論語曰君子疾  
 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曰侗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文王与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讎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  
西伯演湯之八卦為六十四地堯志曰河



內湯陰有姜里城西伯所拘韋昭仲尼厄而作

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屈原放

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

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

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

之平病聽之不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

聰作離騷經孫子臆脚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臆與龐

未詳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上至

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上



急請救於齊七威王欲將贖七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以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却

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办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許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韓非囚秦說難孤與家屬徙處蜀歎鳥而死

韓非囚秦說難孤

積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矣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貴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梅之使人赦而非

詩三百篇

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

切于偽作也論語曰詩三百篇

篇之大數也爾雅曰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底致也郭璞曰音指此



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今將來人知己之志乃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

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唯養也近之

則不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

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

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

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

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

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

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

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

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

鄉里所戮笑以汚鳥則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

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

日而九迴居則忽亡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

往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往信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東桑子



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

露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岩穴

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

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謂之狂惡不改今少卿

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割謬乎

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

人飾辨曼辭高生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之節行曼音萬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

陋謹再拜

###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

曰孔子系家稱古書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

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皇帝玄

孫帝慰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

刪以一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

內見亡四十二篇是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

詩書又為缺亡者也堯將遜位讓

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

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

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

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可謂之重器王者大





統傳云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

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

光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

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

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

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尚莊周論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

耳於穎水卜隨自投於相水務光負石自沉於盧冰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

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

見何以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

而餓死睹音韻軼音逸謂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

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

可異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

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

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





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應劭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

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蓋

者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索隱

曰薇蕨也爾雅云薇檠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

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

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神農虞夏忽

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神農虞夏故僕禪

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

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遂餓

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

詩之情似是有怨耶又疑其非是怨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

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

索隱曰厭言飫也謂不飫飽糟糠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

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索隱曰跖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

惠弟見莊肝人之肉

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羹名肝人之肉

休卒太山之陽

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恣音

資雖首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聚黨數千

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

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

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

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若至

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索隱曰謂若魯

桓楚靈晉獻齊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

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累時然後出言

足高山之頂竄跡滄州之濱是也時然後出言

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非公正



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

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或

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

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

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

耶深感之也蓋天道玄遠聰听暫遺或窮通數

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子曰道不同

惡未之禍故先達皆循昧之也

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

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

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

國曰大所好者古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晏曰大

人之道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

者故雖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

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索隱曰者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拍之後凋先為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

隱此言張本也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

此又一解云操行不執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

隱曰自此以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

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

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

從虎首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

操行庶直而不用於代卒蹈非罪與伯夷相類



故寄此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賦云貪賈子曰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言金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

休故云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持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持於其生也鄒

証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同明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

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

龍從雲虎聖人作而萬物者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觀見

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伯夷

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于巖穴

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

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

盜且聚群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

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嫺史記索隱曰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

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索隱曰屬音燭

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刀反一音蕭應劭云離適也騷憂

也又離騷序云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

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

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

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

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

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其志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

濯淖汙泥之中

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

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

泥而不滓者也

徐廣曰皜踈靜之貌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

如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

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

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

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

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

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

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

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

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

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折是也

虜楚將屈匄

索隱曰屈姓匄名音蓋

遂取楚之漢中地

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

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

之襲楚至鄧

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

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



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  
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  
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  
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年敗唐昧也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  
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

世家雖有此言蓋二人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

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二十八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

項襄王立索隱曰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

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

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異幸君

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



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

不肖索隱曰此以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

忠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

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

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

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

日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

張璠亦晉人注易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

我之道可汲而用上自明主及我道而用之天

下並受其福故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

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一云不

足福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曰日屈原至

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

作漁父之辭懷沙之賦辭曰浩浩沅湘兮分流

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吟恒悲兮求歎





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

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

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

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

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

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懸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屈原既

死之後楚有宋玉唐有景差徐廣曰或作慶索隱曰楊子法言及

崇書古今人表昔作景差今作差是字少耳又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

所滅

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

所殖物類所殄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

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

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

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匹夫而炎惑諸侯者也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





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

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

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

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

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

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

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

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

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從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

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

趙平原君側行檄席索隱曰按字林云檄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茂反張揖

三蒼訓詁云檄拂也謂側行而衣檄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

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

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

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

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

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說惟熒惑





諸侯其見禮重如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  
此可為長太息哉

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

王謀欲歸趙孟軻稱太王去邠  
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

而巳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索隱曰方枘是筍也

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  
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于世王由方枘方枘圓鑿然也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飢牛車下而繆公用  
謂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執黨

亦有牛鼎之意乎  
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涇牛之鼎不可烹雞是其有牛鼎之意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西漢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之甚者矣

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

治亂之事以于世豈可勝道哉  
集于稷門之下也環淵按子古昔書之人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

荀卿趙人  
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

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  
亦謂之孫卿子者

之術迂大而閑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  
避漢宣帝之諱也

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

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

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

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

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





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馭象

徐廣曰一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

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

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上者車之盛膏器也炙

之雖畫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

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

始五行言天事故云談天也鄒奭脩衍之文飾

若雕龍文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

思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餽字

相近蓋即指器也轂即車轂過為田駢之屬皆

潤轂之物則轂非其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

已死齊襄王時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

後因以官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

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

康莊之位而昔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

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

世之政亡因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

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

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

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

白所以為利也或樹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





弟三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子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

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趙有劇孟及劇辛也

楚有尸子長盧文白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善晉人也名俊

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書計立法理民未嘗不并倭規也商君被刑倭恐并誅乃亡逃

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索隱曰尸子各倭名倭音絞長盧未詳

呵子焉徐廣曰呵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呵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呵亦如字自如

孟子至于呵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

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誠成

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子即見公輸般墨子辭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成之机變墨

子九拒之公輸子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訕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

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

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

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殿高也雲

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為墨子

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

木扎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為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訕音屈謂

般枝已盡墨子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



有文字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  
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 大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也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按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

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

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于實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率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當周

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與周史

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

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類叔帶之難故

司馬氏奔晉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逐晉故崇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名夏陽也



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訛或在秦其在衛者相

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

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

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

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削贖其後也在秦者

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

因而守之蘇林曰守郡守也錯孫靳徐廣曰一作靳索

靳音紀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

與武安君阮趙長平君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

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

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灼非

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削贖玄孫

印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号武

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崩贖生而狗朝歌諸侯之

相王王印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劫印為殷王漢之伐楚印

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

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

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按遷碑高門在夏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  
史公立書而已璜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  
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  
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  
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別衛宏儀注稱上在丞  
相上繆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脩史之官國  
家別有著傳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  
後人不曉誤以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  
為在丞相上耳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  
楊何徐廣曰泗州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黃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  
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太傳張晏曰謂易繫  
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

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且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索隱曰按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

耳常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駟按

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祥言我觀而眾忌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

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

曰徧音遍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



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

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

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然

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

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為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

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

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

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

去健也不見可欲使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

騷動欲与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

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

就中氣也各有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

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

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

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引

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

無不為其突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因循為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肅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

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駟按李奇曰聲別名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窾言不聽汝乃不生

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

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

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

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体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





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

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迂

定至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二十而南游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

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

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出一名覆

釜禹會諸侯計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

功改曰會稽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

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

舜葬故闕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

之亦搜採遠矣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

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兗困鄆薛彭城

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鄆音皮鄒鄆薛二

縣屬魯索隱曰鄆本音蕃按田褒魯記云靈帝

未有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

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鄆上皮聲相

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上略邛笮昆明

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

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不得與從事故

晏云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以今天子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

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

則之自復麟以來四百餘歲按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洪元

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洪與海

內一統明主資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

弗論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

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徐廣曰紬

日如淳云抽撤旧書故事而汝石室金匱之書遂之小顏曰紬謂綴集之也





索隱曰按石室金匱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時音皆因家藏書之處為太史後五年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云封禪則

萬靈罔不禋祀禋按韋昭曰告于百神与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建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群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曰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自周公卒

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索隱曰按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木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為淳氣育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

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例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有能紹作者蓋記注之志士井豈聖人之論哉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

大夫壺遂曰索隱曰周道衰廢孔子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

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



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按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大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

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借侈篡逆因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

書之以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

善及子孫惡其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

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

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

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

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成而云成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

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曰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說但論經萬八千字

便為之誤○索隱曰計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





數萬非字之誤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按

及奔走皆是失 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

仁義之道本耳 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于廣

里驅按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

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

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

云為臣下所干犯也一云違犯禮義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





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  
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  
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  
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  
謙應也否否  
不通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  
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

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如淳曰受天  
命清和之氣

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澤流罔極海  
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請來獻見  
叩塞門來服從也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  
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  
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  
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  
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七年

徐廣曰天漢三年

而大史公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紲乃喟然而難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

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約者

索隱曰按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見陳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

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

韓非囚

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

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張晏

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于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

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

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

純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

自黃帝始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

王版以

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為章程

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



法也璣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叔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

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而賈生

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

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

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

周禮冢鈞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

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也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

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

哉欽念哉略以拾遺補執成一家之言厥協六

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

後世聖人君子

### 西南夷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

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

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北至牂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自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躋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

俗以長之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檄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項羽論

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

兩眸子是謂重也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末勢起



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

魏燕五國並起從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

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

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

之罪也豈不謬哉

### 老子申韓論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自勉勵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

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而老子深遠矣

###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於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

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

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



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 叙秦并天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其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人秦已而與韓魏謀襲秦秦兵史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



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  
 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  
 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  
 地方千里其外侯服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  
 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  
 子也今主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  
 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不更治非李斯使人  
 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  
 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  
 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  
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世監  
 門子梁大盜趙遂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  
 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  
 答云云廼誅韓非也

### 叙秦并天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  
 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  
 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



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  
 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  
 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人秦已而  
 與韓趙謀襲秦秦兵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  
 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  
 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  
 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  
 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



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  
 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  
 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  
 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郡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  
 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  
 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  
 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  
 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  
 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



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

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云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

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

聞上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

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自今以

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

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

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

土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

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噴用水數

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独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以為

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

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

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

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

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

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



侯更相諸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  
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  
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  
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聞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  
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  
兵應劭曰古者以同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  
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

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羗中  
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  
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  
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  
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  
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焉信宮  
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夫極自極廟道通  
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自咸陽



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主父偃

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

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

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狝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

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狝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狝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狝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

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尺流血故聖

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

徙鳥卒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

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

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

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縻其下類也非完計也秦皇

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

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鹵鹵然後發

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

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

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

粟起於黃睡琅瑯賁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百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籩字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

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

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

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咸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今陰景言不可得也



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  
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萬  
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  
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師古曰來侵遣境而歐略人畜也歐所以爲業天  
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遣境而歐略人畜也上自  
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  
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  
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  
之民靡救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  
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  
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秦漢文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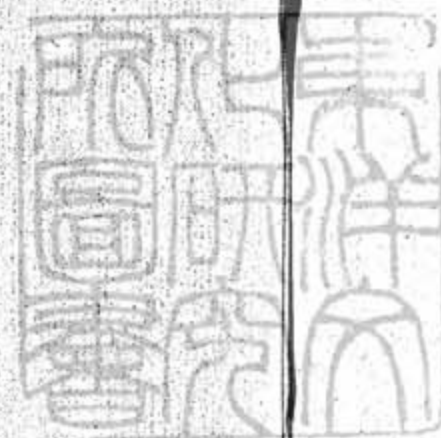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

三







所  
圖  
書